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四

山嶽

古詩三首

律詩三首

望嶽

岱宗夫

洙曰書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

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爲五

岳之長故曰岱宗○師曰岱宗天猶云楚天之類○徐曰按王

叔呂居仁七言輔言諸本並作夫獨師本作天字諡

如何齊魯青未了○師曰泰山之

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

而其山未窮故曰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

洙曰晉孫

者蓋山岳之神秀也陳書虎丘山者吳之神秀○魯曰劉禹

夏名山爲造化一尤物○師曰鍾聚也詩云崧高維岳維嶽

鍾聚神秀之氣此

陰陽割昏曉

趙曰言其山之長

造化鍾聚神秀之氣此

陰陽割昏曉

趙曰言其山之長

造化鍾聚神秀之氣此

陰陽割昏曉

趙曰言其山之長

造化鍾聚神秀之氣此

陰陽割昏曉

趙曰言其山之長

造化鍾聚神秀之氣此

陰陽割昏曉

趙曰言其山之長

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割昏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不割之割割者分也○

師曰割者分也○

陰陽日月也此山

高日月迭昏曉也

湯曾生

湯曰盛也傳切曾昨

羊曰觸石而出膏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

南都賦消水湯其曾陳張種與沈烟書虎丘山者吳之神秀也

趙曰盛縣也舊注引南都賦消水湯其曾不言水流如湯縣地之

曾今言盛曾生曾雲則惜言雲之潤氣盛縣人曾也陸機文賦有

曾雲之峻注曾積也○彥輔曰庾肩吾山詩曾雲覆峻嶺○師

曾雲杜詩通作層即雲勢之重疊而起泰山出雲須臾徧太虛而

爲雨以其有力於民故祀之雲

生于山人登山故雲盛其曾

決皆入歸鳥

鄭曰皆前皆切

右按子虛賦稱射藝之妙所中者必決裂其目皆也

以言觀覽之遠據決其目力入飛鳥之羣與射子無相干明矣○

趙曰皆目睫也音牆細切按子虛賦本言射而決裂獸

取好字標則借用之蓋決皆入歸鳥則人目皆決裂入鳥之歸處

言所望之遠也○王逢原曰皆目皆也歸鳥

入林決去其皆乃能辨之蓋言山高若此

覽衆山小

洙曰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道屈曲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门大天门如從穴中視天忽也○

師曰登臨山之絕頂俯視衆山其培塿巖衆山知尊乎太岳衆流

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唐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爲知

何甫望嶽之作未章云一覽衆山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細

者又何足以上抗
巖巖之大也哉

望嶽

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

殊曰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衡山釋山又云霍山為南岳衡之

兩霍山山有兩名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斯不然矣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而大也應劭曰風俗通曰岳者鉤考功德陟之故謂之岳四方皆有七宿各成形東力成龍形西首而東尾以南山

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山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也書望于山川注諸侯境內名山

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故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子男○趙曰荊州記曰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今云配朱鳥者朱

鳥南方之宿也秩則尚書咸秩無文之秩秩者等也所講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已等秩之禮其來久矣故云自百王

吸領地靈

殊曰地之百靈類延年詩是位摠地靈○趙曰鴻洞紅文通雅擬詩飲吸鷗鷺悲注云舊儀類也

半炎方邦家用祀典

趙曰王帝西子講德論洪洞助天言天地之性光洪洞相通明助於天也

德非馨香

味曰五岳巡禮皆載祀典○漢有虞今則亡

自戰

國縱橫而巡守之禮三矣有海世網行邁越瀟湘日

盜言世網所拘迫也行邁猶行役也○趙曰公之所渴日絕壁

出趙曰難逢日霽以望其峯於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

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礫相望祝融峯

巖紫蓋石菌芙蓉所謂五峯也爭長言相峙而立有如爭長也○

趙曰考嶠山記有芙蓉峯紫蓋峯石門峯而韓退之詩曰紫蓋連

延接天柱石廩騰嶺堆祝融則又有天柱峯祝融峯為五峯舊注以朱陵補之非也恭聞魏夫人羣仙

夾翱翔魏夫人神仙也主衡山○夢符曰右按真告南岳

坐西起南向東行太和靈嶺上真太夫人右十五女真東坐北起

南行上真司命南岳夫人即魏夫人也○田曰夫人諱華存字賢

安晉司徒舒之女也幼純讀書喜神仙其後四仙人降車從鍾盛

夫人既與仙者遊盡傳其秘術咸和八年終壽八十一舊說以謂

夫人實不死以杖代尸而升天扶桑大帝有時五峯紫蓋散風

君授夫人青瓊之板丹錄之文治南岳

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崗珠曰言為行邁拘咽

未暇策杖而登崇崗

也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

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珠曰忍都賦文王對鬻石室相距生皆何人所居又云王

堂府主所居也故有三翼之間謂山乱俗傳祀典職而舉欲贊之於皇帝崇牲璧則神必降祥於此矣○師曰衰亂之俗廢祀典而不舉今甫欲以牲璧祀神庶使

岳神贊明吾君而降福祥矣

丈人山

珠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爲五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

自爲青城客

沈曰玄中記蜀郡青城山有洞天爲三道不唾

青城地

趙曰唯地者有所惡而唾也元魏爾朱榮乎毀匿名書唾地曰云云是也不唾其地所以敬之也又陳餘慶作

下臺新詩載劉勳妻王維詩云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

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乞奇趣即此陵丹梯雲運麗長陵丹梯

丈人祠西佳氣濃

珠曰開

日夕佳後漢書

緣雲擬住最高峯

珠曰靈光殿賦飛

掃

除白髮黃精在

珠曰出說

看他時冰雪容

珠曰

莊子肌膚
若冰雪

望岳

西岳峻嶒

朱曰一云峻危

竦處尊

朱曰華岳也

諸峯羅立

朱曰一作列

似兒孫

朱曰言序列而不敢與岳爭長

安得仙人九節杖

朱曰仙人有九節杖節杖亦九

節○蘇曰列仙傳玉烈魯授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

拄到玉女洗頭盆

朱曰

玉女洗頭盆因山形而爲名○蘇曰三峯說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上有古篆字人莫識俗呼爲玉女洗頭盆

○修可曰集神錄明望玉女者居華山服玉將衣白日昇天中頂白龜其背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陡皆見玉女祠祠前有白石曰

號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益旱不加耗○秦車曰張衡思玄賦云載太華兮召洛浦之宓妃即明皇玉女也

箱入谷無歸

朱曰一作回

路

師曰箱乃車所盛載之所也

箭枯通天有一

門

師曰言神仙之門難入也箭括其實至小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

問真源

朱曰白帝西方之帝○趙曰言白帝則華岳乃西方之鎮也梁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詩云降道訪真源

白鹽山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

白勝千家邑

趙曰言縣額以白爲牌耳

清秋萬古船詞人取佳句

刻畫竟難傳

趙曰欲以佳句專詠白鹽之狀雖加刻畫終難傳播所以重言於難措辭也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

土爲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

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欽岑嬋娟

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一匱功盈尺

朱曰論語子曰壁如爲山未成一匱注匱土籠也盈尺一尺而已

二峯意出羣

朱曰猶華岳之三峯也○趙曰華山記有云其三峯直上晴霽可睹舊注云直云猶華岳之三峯非是

望中疑在

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

朱曰蓋山有香爐峯

惟南將獻壽

徐曰詩如南山之壽

佳氣日氛氲

師曰陸機本草疏云南方生子母竹

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僕章帝二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子美此詩序云累土爲山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非謂廬山香爐峯也

江河

陂池溪潭附

古詩九首

律詩十二首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鮑曰天寶十五載乙亥祿山陷京師公徒步繼寇鄭州三川縣有具詩時七月也

我經華原來未復見平陸

洙曰華原屬京兆郡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地

郡尋改爲通川郡武德初復置備州罷郡

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

時出飛電常在目

洙曰一云出無時○趙曰夏雲謂之火雲○魯曰隋盧思道納涼賦云陽風蝕其長

窮火雲赫而四舉也

自多窮岫雨行潦相駘蹙

鄭曰上岫回功相駘蹙也○洙曰海賦弄薊

句而

蒼翁句川氣黃

鄭曰川音烏下口各切又音湍

羣流會

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路

鄭曰蒲北切○朱曰鄭莫詩高浪駕蓬萊○趙曰長

笛賦云惟鍾龍之奇生兮上終南之陰崖

恐泥竄蛟龍

鄭曰泥計切登危聚麋鹿

朱曰海賦云狐儼登危而維容

枯查卷拔樹礧礧

鄭曰查士街切礧洛罪礧口罪切不平也共

充塞聲吹鬼神下

趙曰礧礧石也聲吹言其聲之吼

勢閱人代速不有

萬穴歸何以尊四瀆

朱曰海賦江河既道萬穴俱流○薛曰右按爾雅江河淮濟是為四瀆者發原

而注海者也○趙曰公詩作於離亂之中意在衆所歸往以尊王也

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

覆漂沙折岸去

鄭曰漂四妙切浮也○朱曰海賦飄沙碧石蕩觸島嶼

漱壑松栢禿

朱曰海賦漱壑生角麗沈淶漱陳根

東凌破山門迴幹到地軸

朱曰春秋浩地象云地有

三千六百之軸海賦狀如天輪膠

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

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

朱曰江賦萬六州之域

穢濁殊未

清風濟怒猶蓄

朱曰海賦於是鼓怒蓋浪揚浮江賦乃鼓怒而作濤

何時通舟車

朱曰漢武筭及舟車○豈曰記中甯云舟車所通蓋言德之所及者遠而原叔以筭及舟車釋之非矣○師曰南北阻滯舟車不通

而云何時者厭亂願治之辭也

陰氣不黔黷

鄭曰上千敢下徒卜切垢黑也趙曰何時得水落而舟車可

通且陰氣開朗而不黔黷

浮生有蕩汨五道正羈束人豪難

容身

趙曰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師曰謂當京華擾攘吾道拘而不得騁武夫悍卒正得志之秋人寰難容身天地雖

大老無所往

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踟

集玉

切促也

晉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

朱曰魏文帝雜詩欲濟河无梁謝玄暉江漢恨無梁

陸機詩怨彼河無梁引領望大川

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

朱曰詩蕭蕭兔置施於中

林王康琚反招隱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屈原答漁父云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

舉頭向蒼天

得騎鴻鵠

趙曰陸士衡擬西北有高樓云思駕歸鴻羽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漱作

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

趙曰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北望雲陽悉見山阜之形而恒

若雲霧之中故云氣濛鴻

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朱曰湯泉溫泉也山上有宮殿天寶

中首以十月幸之樹羽立羽葆蓋也○趙曰言溫湯也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每歲十月幸溫湯歲蓋而歸詩崇牙樹羽○彦輔曰

立葆羽也江淹詩有云君王澹以思樹羽望楚城

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

朱曰溫泉

也海賦湯水不治陰火著然○修可曰博物志云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

有時淦赤日光抱

空中樓

朱曰山海經大荒之中賜谷上有扶桑十曰所浴又曰有七子名曰義和浴日於甘泉又曰日拂于扶桑出於

賜谷浴于咸池

閨風入轍跡曠原

朱曰一作野

延冥搜

朱曰大人賦登閨風而遙集莊子廣

莫之野廣原崑崙東北胙名也○賈逵曰神異經崑崙三角北曰閨風巔西曰玄圃臺北曰崑崙宮○趙曰崑崙一名閨風其義則

周穆王欲車轍馬迹遍天下之意謂之欲冥搜蓋言東輿自驪山而出若將訪崑崙而遊廣原也

沸

朱曰一作沸天

萬乘動觀水百丈湫

朱曰前漢郊祀志敬附祀朝那注水清激可愛不容微濁龍之所居○趙曰鮑

明遠蕪城賦歌吹沸天言其聲之多

幽靈新

朱曰一作靈

可佳王命官屬休初

聞龍用壯

朱曰大壯

九人用壯

壁石摧林

朱曰郭緣生述征記巨

靈壁開華山謝惠連詩

落雪酒

中夜窰宅改移因風雨秋

趙曰窰穴改而移天台

倒懸瑤池影

朱曰漢郊祀志谷永云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淨

景固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孫綽天台賦或倒景於重溟張協七

命云倒景而開軒海賦瑰琦之所窰宅廣雅曰景在下曰倒景○

趙曰此以狀淑之深廣險巖公詩又於過麗山之

屈注蒼江流

下曰瑤池氣鬱律舊注引到景以證倒懸非是

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

朱曰九歌靈旗

蹇將修兮壽宮收乘七發旌旗偃蹇相如建翠華之旗注以翠刊

爲旗上葆也火人賦掉指矯以偃蹇又云蜩蟬偃蹇○趙曰倉江

當作滄謝朓詩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揮弄

出郭僕賦揮弄麗珠滑且柔取周禮柔而滑

薛曰右按楚詞東呈太一曰靈偃蹇兮肢服又大

司命曰東回風兮載雲旗二章屈原之所作也

漠

朱曰漢武帝蕭鼓鳴兮發

棹謳頽延年加鼓震漢州

異香泱泱浮

鄭曰泱烏朗切○朱曰木

玄虛海賦泱泱兮七啓入乎泱泱之野謝玄暉晨

光復映張平子泱泱無疆劉伶映泱望舒隱

蛟人獻微

一作徵 綃珠曰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注云鮫人織輕綃於泉室出以賣之○趙曰蛟人水居南海之外有之善織綃

見海賦 曾祝沈豪牛魯曰穆天子傳賜文 百祥奔盛明珠

書作善降之百祥 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蟆魯曰相如哀二世賦登坡陀之長阪

出見蓋有由曾曰小說有人夜見林中光屬天上如月迹而脉之有一金背蝦蟆○趙曰唐五行志有載蝦

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矣 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一作收

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晬然白首載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張揖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髯然白首

烏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山之北 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一作龍與

飄飄青瑤郎珠曰漢武帝說相如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初秦漢別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

有給事黃門侍郎掌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親坐日暮入對青瑤門拜故謂之侍郎官闕簿曰青瑤

門注謂宮衛瑤住吳都賦曰青瑤戶 文采珊瑚鈎珠曰西域傳

珊瑚本草云生海底枝何狀明潤如紅玉○蘇曰相如見校叔文謂友人曰如珊瑚之鈎瑤瑤之器非世間尋常所見也○趙曰以明

閨如玉故比人之文采也。珊瑚鉤出纂典記載嵩岳嫁女事云周穆王把酒誦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盆而歌。師曰郭給事能爲文章如珊瑚之可貴。

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師曰盧湛俯憫綠水馬季長笛賦中取度

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嵇叔夜琴賦初涉綠水中奏清徵張翰吊賈生賦政不敬吊寄之綠水。蘇曰元溫月下聞笛其聲清絕同舟數人倚牆聽久愁思浩然。師曰綠水即伯牙高山流水之音後世製爲法曲名曰綠水言給事取寺清雅絕倫聽者愁莫能及也終又叙給事文章收功之意。

漢陂行

趙曰漢音美士大夫非西人者多讀爲千亮切乃蕩漾之漾遂使密南書一本直作漾陂行深誤李若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之。

岑參兄弟皆好奇我遠來游漢陂

師曰揚雄言馬遷好奇蓋遷之性好

周游天下今岑參兄弟携我來游漢陂豈非若遷之好奇也。

天地黥慘忽異色

師曰王粲言樓賦天

參慘而無色。

波濤萬頃堆瑠璃

師曰西域傳瑠璃出瑠璃玉康曰瑠璃青色如玉師古曰瑠璃

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琉璃孟言青色不傳
通也此蓋自然之物也○蘇曰王筠詩曰扁舟長西馳衝破碧
琉璃便升見此琉璃漫汗泛舟入朱曰張平子賦布斐漫汗梁

漢黃叔度泛泛如方頃也惟琉璃言其色之青瑩耳水如留璃則爲可愛可以泛舟矣事殊興極憂思

集鸛作鯨吞不復知蘇曰徐陵江行鯨鯢湧波鸛蛟作浪

長惡風白浪何嗟及朱曰詩中谷有維嶺貝泣矣何主人

錦帆相爲開朱曰隋煬帝以錦爲帆舟子喜

甚無氛埃朱曰詩招招舟子郭璞江賦舟子於是解棹涉人於

傲舞都賦風无纖埃也前以天地懸際而鳬鷖散亂棹謳發

來雲集霧散又擢女謳鼓吹震漢武秋風辭蕭鼓鳴方發棹歌

管啁啾空翠來趙曰公使漢武帝秋風辭蕭鼓鳴方發棹歌

啁而悲鳴棹歌發則喧矣故鳥驚鷺驚而沉竿續蔓深莫測菱

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

洙曰詩簾葭宛在水中央楊子渤海之島○蘇

曰按述文東海之別有渤解故來与海共捕渤海

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

浸山動影裏宛冲融間

洙曰木玄虛海賦中融混濛

船舷暖夏雲

際寺

較塢田切順莫定切○洙曰宋謝靈運石門山巖上宿詩願還雲際宿孫綽山銘飛宇雲際郭璞江賦詠採菱以扣舷

也

水面月出藍田關

趙曰雲際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船舷之裏

可聞於雲際之寺月出之所可想其當於藍田關皆以破之廣大然也舊注引謝靈運詩願還雲際宿以其字相犯便妄引以惑李

者此時驪龍亦吐珠

洙曰莊子列御寇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驪龍下子能得珠者必

貧持葦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

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

而寤子爲

馮夷擊鼓羣龍起

洙曰謝惠連雪賦馮夷鼓也曹子列明珠佐馮夷何伯也曹子

建洛神賦馮夷鳴鼓曼聲清歌大人賦使靈嫗鼓琴而舞馮夷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釋文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革陰

漳鄉閔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又一湘妃漢女出

歌舞

曰舜二妃堯女娥皇女英以舜南巡不反自沅湘而死故

曰湘妃漢女

金支翠旗

光有無

漢上遊女

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豔也文穎曰旃羽爲旌翠羽爲之也臣瓚曰

樂上衆飾有流翮羽葆以金爲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

古曰墳詠是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梁元帝

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

之來先以雨九歌云雲容容兮在

下又東風飄兮神靈雨。趙曰蒼茫荒寂之

少壯幾時奈老

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壯幾時奈老

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謂之哀樂何其多則此一日之

間初至以天地雖廣而終既而晴無氛埃則可以縱游而樂也。

抑揚頓挫大既若此首敘離作蘇吞之可憂中叙是驚羨向與夫

湘妃漢女之樂末嘆哀樂相半故曰向來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

明曰六月此臺獨冷以水氣通人也

蒹葭離披

去天水相與永

朱曰謝靈運云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趙曰詩蒹葭蒼蒼其物則陂岸有之矣易有

天與水遠行訟相與字多矣如長笛飄乃相與集乎其庭

懷新目似擊

朱曰謝靈運詩懷新道寧過尋異景

不延莊子田子方篇仲尼見溫伯雪子自擊而道存

接要

一作接惡。鄭曰要於消切

心已領

朱曰

詩醒醉還相笑

仿像識鰲人

朱曰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鰲人水居如魚不廢緇績其人能泣

珠海賦仿像其色又其眼則有天珠水怪鰲人之室郭璞鰲人構館乎懸流曹植弄珠蚌戲鰲人

空蒙辨魚艇

朱曰廣雅曰艇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趙曰鰲人南海之外有之泣則成珠善織綃仿像鰲人言其

深窟若有鰲人在其中也空蒙出謝玄暉朝雨詩錯愕終南翠空濛如薄霧言若無而空若有而像也蒙即濛字

顛倒白閣影

朱曰終南山白閣並山名終南山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漢書曰太一山古文

以為終南山諸岳關中記曰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節之南故曰中南毛詩亦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福地記云具山東接

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

諸山周回數百里名曰福地辛氏三秦記長安西可二百里南山

石室名曰地肺可避洪水秦時四皓亦隱於此山齒萃增光輝一作陰西都賦

自秋切乘凌惜俄頃恒充俄頃用勞生愧嚴鄭

鄭子真也結叔夜終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蘇曰嵇中散勞

生蹤跡甚顯嚴陵子真耶修可曰嚴其真久幽而不改其操鄭

耕於巖石之下外物慕張邴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邴曰

張良貴極願奔人問事世復輕驂騑吾甘雜蠢

邴曼容免官養志自脩世復輕驂騑吾甘雜蠢

蝸切下音泚趙曰重漢世不我知而輕驂騑之駿則欲隱居於

坡上焉倪曰范蠡曰吾先君魚鼈之與處其鼈鼈之與同者公

詩句之知歸俗可忽取適一作事莫並趙曰言知所歸

意謂此知歸俗可忽取適一作事莫並趙曰言知所歸

取適於已則凡身退豈待官多秩謝病不待年老來苦

事無可得而並便靜趙曰蓋言身欲求退不必待於為官之後舊莊引謝病不

便靜趙曰蓋言身欲求退不必待於為官之後舊莊引謝病不

靈運云拙疾相倚薄還況資菱芡足鄭曰芡巨險切說文云

得靜者便便音平聲況資菱芡足鄭曰芡巨險切說文云

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

之雞頭北燕謂之之拔青徐淮謂之茨茨拔營庚切

庶結茅茨迥

鄭曰茨從此具

扁舟彌年逐清景

趙曰菱菱角也茨雞頭也皆陂中可食之物也范蠡乘扁舟延五湖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

希聲曰巴閬蜀中二州也安知

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余曰張華博物志曰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

柱黃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呀然閬城南

呈曰呀虛加

枕帶巴

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

宋曰竟比屋可封

皇天不無意

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

遠岸富膏木

蘇曰郭元澤近舍溪岸有礪石可坐時兼喬木蔽日時曳履投竿不知塵事

獨歎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

散靈衣

宋曰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塊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

昔

趙曰左傳非所祭而祭名曰淫祀

非唯一川瀆千戈浩茫茫地僻

傷極目

宋曰楚詞目極千里傷春心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苟促

沈休

文纓佩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古詩蟋蟀傷寄促心趙曰漢景帝局促如棘下駒

駐馬問漁舟躊躇慰

羈束

蘇曰邢元駢馬立江中借問漁客征戰何時停我亦卜村宅○師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自古臣祀鬼神嚴

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值之山鬼神無所施其靈響甫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有臣邪之祭則云千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苟促不得騁之貌漁舟受之煙波之上得以自由甫謂平生有立別之興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也

萬文潭

同俗縣作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

趙曰謝莊詩青溪如委委冥神物指言龍也有顯有晦詩慎所謂

龍能隱能明者也晉劉琨賦曰大哉龍之爲能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

龍依積水蟠蜃壓

一作

厭

萬丈內

朱曰天台賦臨萬丈之絕

跼步凌垠堦

朱曰西京賦靈圖之

中前後近有垠堦淮南子出於無垠堦之門踞渠六切堦堦各切

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

寬却立蒼石大山危

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

無

朱曰顏延年

倒影垂澹瀨

朱曰一作賴天台賦亭或倒影於重嶺○蒼蒼舒曰右段前漢書

祀谷永曰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乘輿輕幽步踐倒景覽觀懸圃浮遊蓬萊樹耘五德朝腫暮獲與山石無極注如淳曰在日月

之上天從下照故其景倒○鄭曰

黑知

朱曰一作如

澗深底

朱曰深音遠

清見光烟碎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

一作帳

幄

朱曰陸士衡密葉成翠幄天口賦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陰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

寒

木壘旌旆

修可曰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

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

瀨

鄭曰嵌一衛切

造幽無人境

朱曰天台賦卒

發興自我輩告

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

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一作雲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廻溪

謝靈運詩對嶺林廻溪

誰謂築居

小

謝靈運詩

未盡喬木西

有喬木

遠郊信荒僻

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

馬曰練練

纖纖雲衣霓童

戲左右岸

謝靈運詩岸上之雪承秋色之後而言

則西山謂之雪山江南麗色賦云色練練而欲集梁書吳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鍾曰童戲甫之子宗文宗武也

弋畢提携翻倒荷菱亂拍揮逕路迷

謝靈運詩

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感故笑○趙曰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

罟多魚亂於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携者乃是畢

盡之畢也以言兒戲至凡携網罟畢弋以取魚鳥○師曰恐小兒之迷道故拍揮之

得魚已割鱗採藕

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

一作

因筆而泣者也公因目前實事起意以雖小兒猶知好新而厭故也○師曰開元中物賤今兵火以來百物踊貴與向者已異矣

吾村靄暝姿

程曰言日已黑矣

異舍雞亦棲蕭蕭條欲何適

沈休文蕭條何所發

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

醪自初熟東城多鼓聲

蘇曰應夢過溫水見孟嘉問曰何適嘉曰欲歸東城濁酒狂歌受此

拔耳裴曰今狼虎滿野鼓聲多我輩無措手足矣右詩云暮出城京路鼓聲愁殺人○補曰此言濁酒幸自初熟可以俱宜安郊

村之典况東城之多鼓聲手觸醪出魏都賦清醪如濟獨醪如何○師曰東城多鼓聲言祿山亂范陽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

一作月明可把宋曰鮑參

石自見○補曰水之清淺而石可見也詩白石鑿鑿

水中有行車

宋曰華陽風俗錄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有

江流至清之所也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甫有宅在焉

秋夏忽沈澹豈唯入吾廬

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陶潛吾亦愛吾廬

蛟龍亦狼狽况是鼉與魚

宋曰七

云其勢作而奔起也六駕蛟龍附從大白又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趙曰浪與則本二獸各半其舛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勢者謂之狼狽。師曰蛟龍喻君子而鼈喻小人。茲晨已半路歸路跬步踈

馬嘶未敢動

趙曰跬音丘弭反舉一足也與踈同荀子跬

有深填淤

古曰填淤謂壅泥也。師曰君子畏險而止此安亂

出之青青屋東蘇散亂床上書

蘇曰閒靜亂中徐與

案蒙塵床書散亂鄰里零替罔然不聊生意

不意遠山兩夜來復何如我遊

都市間晚憇必村墟

趙曰言晝日遊成都市晚必憇意於村墟村墟指言草堂也

乃知

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

陳曰見已從招提遊注。趙曰踈散連草莽

朱曰景帝紀高薦草莽草綱曰薦草曰莽

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

作

門見海眼

趙曰成都記云石笋之下見海眼。孫曰成都府城西門外道傍有石笋蜀人言天以鎮海眼北泉從石

中而出亦如海眼

天畔滎水府

歐曰小說閬州爲中原水府。修可曰張續南征賦曾潭水府。

廣深

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

氣或上爛熳爲雲雨

珠曰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太山之雲也

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

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舒一作勝明涵客衣淨細蕩林

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

毛羽

珠曰嵇康書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黃曰神農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日華子云黃精

九蒸九曝食之駐顏。秦曰博物志云天姥謂黃帝曰太暘之草名黃精餌之長生太陰之草名鉤物入口立死。人信鉤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真誥云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治明

期二。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後

乘雲升天今在方諸殿室爲上仙。趙曰鑿井自山頭至山下皆石而已不能窮盡至有十處也鑿井之難如此而得泉服爲可美

佛經每以
牛乳供僧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

朱曰涪萬峽中二郡名

瞿塘爭一門

朱曰瞿塘三峽之門

朝

宗人共挹

朱曰漢朝宗于海

盜賊爾誰尊

朱曰言水之歸海如人之奉君勢不可移

也彼盜賊者曾水之不若爾。趙曰禹貢江漢朝宗于海人以其朝宗所共挹取若盜賊者敢犯順爲不義將欲使誰尊爾乎舊注謂盜賊曾水之不若爾。孤石隱如馬高懸垂飲猿

師曰唐子輿字

不若失詩本意

巴西而卒子輿奉喪歸巴東有浮頂石高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縈如馬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抚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

安流而行古樂府又作淫象南史又作瞿

焉不知孰是並錄之 歸心異波浪何事

即飛翻

趙曰言波浪飛翻而去歸心飛翻未便得往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

朱曰一作深。趙曰言水之必東

衆流歸海意

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

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

也聲驅灩澦深

一作沈

未辭添霧雨

趙曰江海不講銀而

亦可添

接上遇

沈曰一作過

衣襟

趙曰舟中之人接於其人則先經過於衣襟間也此是微雨而

作實其其事耳

瞿塘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

趙曰兩面壁立而高插天

水忽雲根

趙曰雲根亦以言石傳云五岳之雲繙石而出其後唐人多使雲根字以名石

猿猱鬚

髯古

沈曰猱俱縛坊博也

蛟龍窟宅尊

沈曰江賦瑰奇之所窟宅

義和冬馭

沈曰

一作

近

沈曰天台賦義和亭午

愁畏日車

翻

趙曰淮南子云日乘車駕以立龍義和為之

馭公以山之高故日去之近然冬日景短故畏其車翻去李尤歌曰安得猛士翻日車

瞿塘懷古

新添

鄭曰寰宇記夔州瞿塘在州東一里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

削成當白帝

洙曰蜀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自後爲重鎮

空曲隱陽臺疏鑿功

雖美

洙曰郭景純江賦巴東之峽夏后跡鑿

陶鈞力大哉

滌瀕堆

巨石水中央

洙曰兼良苑在水中央

江寒出水長沉牛文墨雨

洙曰

楚俗沉牛而獲雨必沉牛以荅神貺

如馬戒舟航

洙曰世說滌瀕如馬瞿瞿吳下言其險絕○蘇曰三巴錄

滌瀕如象舟船莫上滌瀕如馬舟船莫下長年三老常以此候之張華詩云象馬誠可驗波神亦露機永叔以爲絕唱有包蒼蒼之法

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

洙曰莊子繕性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丘而得焉莫焉

干

戈連解纜行上憶垂堂

洙曰表盜傳子金之子立不倚衡師古曰言富人之

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也○趙曰干戈之變解纜之危二者相連可不慎乎

滌瀕

艷頰既沒孤根深

宋曰艷頰如馬瞿塘莫下艷頰如象瞿塘莫上此峽人以艷頰爲水候也既沒則尤

張不可下矣。夢符曰右按古樂府艷頰作望頰其詞曰望頰大如服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往浦忌經過

多愁太陰

宋曰言陰氣太盛也

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

吟舟人漁子謫迴首

宋曰海賦舟人漁子江賦蘆花漁子。趙曰龍吟未必可聞而水之深積想其

如此估客胡商淚滿襟

蘇曰南海有烈婦夫戰死行哀水畔胡商賈客見之皆泣下遂投水

而死今有霸焉劉非能依記子親見艷頰。趙曰以水寄語舟之令漲不行則滯留行則憂心傾沉之患此所以泣也

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

宋曰一作擲。鄭曰黃金蜀都橫戶孟切不以理也

家有鹽井之泉

渡江

春江不可渡

蘇曰河記曰春江桃花泛漲吾弟舟重不可迅渡恐風浪驚兒女輩

二月已風

濤

宋曰顏延年云春江莊風濤蘭野茂美矣。尹曰顏詩正此之謂也

舟楫斜欹疾

宋曰一作其

魚龍偃卧高

趙曰以水漲爲使也

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

趙曰非時

白芑如素錦而已著一兼字可推見其意古詩青袍以春草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洙曰見一作是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

新添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

洙曰見上直氣森噴薄注

萬井逼春容

趙曰記注春容謂重疊鍾也今公惜言水若繫鍾之狀

霄漢愁高鳥

黃曰鳥愁言不得其食

泥沙困老龍

蘇曰吳僕老龍失勢暫困泥沙

天邊同客舍携

我豁心曾

又一首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

蘇曰月子海上人好鷗鳥其父欲取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

州爲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又呈竇使君

新添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盃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江漲

江發蠻夷漲

珠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

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

珠曰海賦又此地軸拔挺而爭迴

高浪蹴天浮

珠曰海賦浮天無岸游仙詩高浪駕蓬萊

魚鼈

爲人得蛟龍不自謀

珠曰七發橫暴之極魚鼈失勢

輕帆好去便吾道

付滄洲

珠曰公以道之不行故有棄梓之意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

蘇曰李相居涪水上讀書射絕賓客一日江漲兒童報曰

急流至相怡然自若整卷上書徐徐而出人皆服其量

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趙

鮑明遠詩倚杖維豚

細動迎風驚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

易拔

洙曰跋船頭一作換船頭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

洙曰老子江海爲百谷王

聞道洪河折

遙連滄海萬職司憂悄悄

洙曰謂當職司水之官

郡國訐嗷嗷

洙曰嗷嗷救也

舍弟卑棲邑

洙曰仇覽爲主簿人謂之栖寓於荆棘言位職卑下

防川領簿

曹

洙曰洙乃也

尺書前日至

洙曰韓信傳咫尺之書

版築不時操

洙曰版

築夾土而築也書得傳於版築之間

難假黿鼉力

洙曰江淹方駕以黿鼉爲梁○趙曰以謂无是

物爲橋梁也梁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此黿鼉以爲橋梁舊注所引不知本始

空瞻烏鵲毛

洙曰淮南子

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

洙曰泛濫至於燕南濟上皆漂沒也

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

洙曰泛濫故螺蚌在陸蛟螭在霄漢徐關深水

府礪石小秋毫

洙曰徐關礪石皆池名書礪石入于海○張天齋曰徐關尺成水府礪石山爲水所沒其

細如秋毫

白屋留孤樹青天

洙曰一作雲

失萬艘

趙曰白屋已漂矣唯孤樹存焉下句

言万艘乘張陳去於青天長遠之間頃刻之中約之若失矣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

洙曰山海經曰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趙曰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涉舟望之

也倚賴

洙曰一作却

天涯釣猶能掣巨鼇

洙曰龍伯國大人釣六鼇○趙曰

列子言龍伯之國人一舉釣六鼇○師曰甫意以此職司大手又能治河邑之所恃賴也故云云

天池

天池馬不到

洙曰天池山上池也

嵐壁鳥纔通

蘇曰宋玉望岳詩嵐壁立萬仞鳥逕人莫

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

洙曰楚辭眇視日撫鬱紆騰晉波詩白石磷磷

秀氣

朱曰陸士衡紅鬚游子情

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

朱曰一作映兼

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

趙曰言其所最遠

菱花古今同

一作豐

聞道奔雷黑

趙曰選賦有云電掣雷奔

初看浴日紅

朱曰日出於陽谷於咸

池飄零神女雨

朱曰高唐賦暮爲行雨

斷續楚王風

朱曰宋玉賦楚襄王游於雲臺

之宮有風飄然而至下乃披襟而當之。且曰文選風賦雲臺作蘭臺

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

宮

朱曰見自從獻寶朝何宗

九秋驚鴈序

朱曰曹子建丹旆含九秋南都結九秋之增傷

萬

里狎漁翁

朱曰一作樵童。蘇曰黃霸休官求隱人問其故霸曰吾欲挈輕舟適浩蕩狎漁翁耳

更

是無人處誅勞任薄躬

趙曰公自言其身以下居其誅鉅草茅之勞任

責於微薄之躬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

朱曰吳志孫權傳注權爲賊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諸葛瑾傳注吳錄曰曹操圍朱

然於江陵瑾以大兵救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眞等退走瑾乃全師日出野船開

宿鳥行猶去花驚愁不來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盃

莫道新知要

趙曰言爲新知之所要也楚詞云樂莫樂於新相知

南征且未迴

洙曰宋玉招魂

泪吾南征至平維騷曰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辭

都邑

古詩二首

律詩三十五首

閬山歌

鄭曰閬音浪

閬州城東靈山

洙曰一云雪山

白閬州城北玉臺碧

洙曰玉臺山玉臺

皆閬山景也

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

一作未

崩石那

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

趙曰此言靈山玉臺也潘岳云日武諫有等

壽萬華

中原格闕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洙曰兩山

○師曰靈山玉臺皆閬州風景五岳西曰華山中曰嵩山凡名山
大川鬼神之所扶持此山雖不與五岳之數安知鬼神不會於是
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

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趙曰使謝安石內集問諸子曰白雪紛紛何所

似

石黛碧玉相因依。憐日破浪花出

趙曰阮籍寒馬相四依日出正

照水也

更復春從沙際歸

趙曰費昶雜詞云春道楊柳歸

巴童蕩槳歌側

過

薛曰古按唐詩韻槳戰屬。趙曰所以搖戰之

水雞街魚來

水雞街魚來

去飛閣中勝事可腸斷

蘇曰劉表曰故鄉勝事使閬州人臨風對月回腸欲出

閬州

城南天下稀

洙曰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師曰地里志閬州閬中郡城臨閬水却據連嶺

嘉陵江源出散關而谷流于閬其山水之色遠視如黛玉之仙因依日照浪花春媚沙際殊可人意巴人善操舟嘉陵出美魚詩所謂南有嘉魚是也水雞街魚來去飛蓋言魚多也城南有曰屏山

謂南有嘉魚是也水雞街魚來去飛蓋言魚多也城南有曰屏山

詠福唐詩云曉角吹殘十二枝春風樓閣酒旗飛杜陵未識三山好却道閬城天下稀蓋閬蜀同風故也

建都十二韻

彥輔曰建都以蜀爲南京也置尹比二京。鮑曰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公年五十一在成都建卯月辛亥

建五都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潁州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故有是詩

蒼生未蘇息

朱曰蒼生百姓也書海隅蒼生未蘇息言尚困于盜賊

胡馬半乾坤

朱曰

半天下也

議在雲臺上

朱曰後漢議功於雲臺

誰扶黃屋尊

朱曰黃屋天子車蓋

此指言誰爲安王室者

建都分魏闕下

詔闕荆門恐失東人望其

如西極存

朱曰東人謂關中父老也時明皇在蜀故云西極

時危當雪耻

朱曰雪耻也耻國耻

也孟子梁惠王曰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洗之

計大豈輕論雖倚二階正

朱曰東方朔傳

云賴陳泰增六符應劭曰泰皆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大平天下大安

終愁萬國翻

朱曰翻謂翻覆也

牽裾恨不死

朱曰魏文帝欲遷冀州上以冀河南辛毗

諫帝不答而起此引其端漏網辱殊恩宋曰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

永負漢庭

哭宋曰賈誼傳可爲慟矣

遙憐湘水魂

宋曰屈原沉湘

窮冬客江劍隨事

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

久一作遠昏昏

宋曰穰穰衆多兒言衣冠雖多不濟危難故曰空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爲利往

願枉

一作駐長安日光暉照北原

江陵望幸

宋曰望車駕臨幸也時大駕在蜀

雄都元壯麗

宋曰曹子建壯哉佳麗殊百城高紀上見

望

幸歛威神

宋曰魯齊光毀賦景福中帝室之威神又云彰聖主之威神甘泉賦配帝宮之懸圃方象太一之威神

趙曰魏志云車駕幸京口云望幸傾五州此點音計勿反注云有所吹起也

地利西通蜀

趙曰江

來舟車所通故謂之西江

天文北照秦

定功曰謂長安在荆者之北

風煙含越鳥

宋曰

謝玄暉詩風煙有鳥路江漢

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

謝玄暉

限无梁古詩歲鳥巢南枝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詩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春乃動宸駕

終

望幸頌五州又周御窮轍迹夏載歷山川周王駕謂摎王蒲

期漢武巡還至洛陽瞻望河洛巡狩豫州

甲兵分聖旨

蘇

牟枯得聖旨來分甲兵西北防秋

居守付宗臣

宋曰蕭何漢之宗臣左傳

○趙曰言車駕之出則禁兵隨衛

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

宋曰

南賦猶有雲臺之仗涸鱗危餘波

期救涸注莊子車轍中有鮒魚

哀江

峽隘

聞說江陵府

宋曰荆

雲沙靜眖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

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

補曰言江陵府以水言之在遠在湖遠之樹而所謂

欲往江陵之人其船今

青山若在眼却望峽中天

趙曰昔

山在眼仰望峽中之天矣意謂

峽山兩立才能見其天也已

秦州雜詩十七首

居仁曰同作二十首二首見寺觀門一首見馬門。
鄭曰寰宇記魏初中分隴右為秦州。師曰甫論房
梁事壯華州司功屬關輔飢
梁去客秦州遂有此作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師曰因常遲迴度隴怯曰鄭

十道志隴

州有隴山浩蕩及

作入

關愁水落魚龍夜

朱曰秦有魚

倦遊錄云隴州地各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鰕鰂之形鱗
鬣皆具狀如縮盡魚龍古之蛟潭也豈非魚生其中山嶺塞久而

上疑為石遂留形迹耳此詩正謂隴川也。沈曰太平御覽載水
經注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為

龍而莫敢捕謂
是水為魚龍水

山空鳥鼠秋

朱曰禹貢所謂鳥鼠同穴者是
矣鳥鼠谷名。鄭曰孔安國注

鳥鼠共為雌
雅同穴而處

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朱曰別賦心折骨
驚。蘇曰王戎非

方類在此神留每想故園風物客
心將何。趙曰時有吐蕃之亂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

朱曰同谷縣各流沙也各。鄭
曰寰宇記成州禹貢梁州之域

古西夷地天寶元年改爲同谷郡流沙西域地

降虜兼千帳

鄭曰降胡江切

居人有萬

家馬驕珠汗落

趙曰傳玄乘輿馬賦流汗如珠

胡舞白蹄斜

作題曰蹄一

符曰右按南史裴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白題一人服虔曰白題胡名也

年少

臨洮子

鄭曰洮徒刀切洮一作至臨洮郡名

西來亦自誇

師曰臨洮通秦胡其人驍勇善

戰願隋王師擊賊故云云

鼓角緣邊郡

趙曰此篇詠鼓角也

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

修

曰殷盛也

風散入雲悲

趙曰言當秋欲近之景則聞鼓角爲可傷矣

抱葉寒蟬靜

歸山獨鳥遲

蘇曰古詩有夕鳥背山遲有歸林孤鳥遲何故祖卷鳥山林遲工部頗得換骨法○述曰獨鳥

失羣之鳥甫自喻也

萬方

朱曰一作年

一聲

趙曰時東有安史之亂西有吐蕃之擾故曰一聲一

道竟何之

朱曰戎馬之際天下皆有鼓角聲人方以武事爲急吾道何所施○蘇曰至靈玄萬方聲聲之聲一

復之何地但死○趙曰孔子云吾道非耶莊子言乎何之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

趙曰言用兵以禦吐蕃也使蘇武持漢節事言通使於吐蕃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徽

蒼舒曰右校續唐通典驛州有金徽川隸振武軍也○趙曰

防河之士自金徽而發也○鄭曰舍衛離右地名

士苦形骸黑

趙曰言士卒勞苦之故

旌疎鳥

獸稀

趙曰旌字一本作林

那堪往來戎恨解鄴城圍

洙曰鄴城史與明所據恨

解鄴者言吐蕃於征戎而恨賊之未平也○趙曰西邊既苦吐蕃之戰而鄴城史賊猶未平則戎役疲於往所以恨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

一作石

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

臨關

趙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蓋亦後人因杜詩而爲之名也○田曰齊地記曰齊地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

昭然於東境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詩曰云不夜蓋取月明如晝也

屬國歸何晚

洙曰蘇武歸漢爲典

屬樓蘭斬未還

洙曰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漢使者洙曰傳介子傳先見龜茲樓蘭王安歸自樓之北關

以百舉然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煙塵

洙曰作獨

長望哀颯正摧頽

洙曰一作催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

洙曰張騫尋河源○趙曰時遣使吐蕃云尋源使則惜張騫以爲官

牽牛去幾許

洙曰博物志昔有人乘查泛河忽忽不知晝夜至一刻多見織女有一丈夫牽牛者次飲之歸問嚴

君平君平曰其日客星犯牛女

宛馬至今來

洙曰見宛馬物肥春苗注。通曰死馬每入貢置牧監于此

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

洙曰時幽燕在賊境郡國未安寧

東征健兒

盡卷笛暮吹哀

洙曰士多死云哀憤氣形於卷笛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洙曰叢篁低地高柳半天是亦傷君子沉下位也公之命意多有如此者○趙曰此實道其景非誠誦也○師曰竹有節喻君子

質柔晚望扶先零喻小人

稠疊多幽事

洙曰稠疊猶重疊○蘇曰閑坐幽居有來事亦稠兼眼前兒女闖人

喧呼閱使星

洙曰時亂民喜見使者故喧呼○晉志流星天使後漢李卻指使星以視二使○趙曰舊言往來使上

著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垌

趙曰老夫若有此亭景則如在郊垌矣

雲氣接崑崙

蘇曰黃河記云雲氣浩漫遠接崑崙

淅淅塞雨繁

鄭曰淅淅無替詞

童看渭水

趙曰言吐蕃之兵窺觀渭水

使客向河源

洙曰張騫奉使西域尋黃河源○師

曰北句南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閑

小蓬門

蕭蕭古塞沙漠漠秋風一作雲低黃鸝翅垂雨一作落

蒼鷹馬飢啄泥一作傷薊門誰自北漢將

獨征西一作薊門誰自北漢將

耳一作薛欲伐國而欲與白面書生輩事何由濟臨衰厭一作

鼓聲一作後漢皆有征西將軍

萬古仇池穴一作鄭曰在潛通小有天一作世說仇池有地穴

之者一作仙曰仇池有九十九泉石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曰五帝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石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名曰小有神魚人不見福地語具傳一作鎮地皆以名山或

洞府爲之。○夢符曰右按道書有二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真誥曰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福地履之者萬萬知之者无一內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卯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晒金陵之福地也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

泉

師曰甫有卜居之意故云云

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

洙曰一云塞風寒答本

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

洙曰一見遂令阮籍等注

龐公隱不還

洙曰見昔者龐德公注

東柯遂

洙曰一作放

踈懶

洙曰東柯上詩所謂東柯谷者是也休鑷

鬢毛班

師曰南史謝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編白髮問王我誰即答曰太公帝笑入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僧

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子曰道不行乘浮浮于海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羣落山邀雙鳥

覽範曰落日喻暮年邀双

鳥言欲與妻晴天卷

洙曰一作養

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

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閑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

洙曰鮑照詩曉星正寥落晨尤復決辨

簷雨亂

淋慢山雲低度墻

蘇曰公由過友人舍問其墻低友人曰使山雲易度耳

鷓鴣窺

淺井

謝曰水鳥不別注口以其鷓鴣正欲鷺上落胡下疾之切。師曰嘗細民飢而無食

蚯蚓上深

堂

洙曰深一作鳥鷓鴣窺淺井無食也蚯蚓上深堂言至空也而數曰何蚯蚓上此矣蓋詩小人得志也。趙曰以積雨久陰而然也

草長

蘇曰守劭守志讀書不隨鄉時既兵火建隆後者皆羣細公高堂

車馬何蕭索門前百

所居蓬蒿滿門

蘇曰守劭守志讀書不隨鄉時既兵火建隆後者皆羣細公高堂

寂無車馬事

地僻秋將盡山曷夜未歸

趙曰公塞雲多斷續邊日少

光輝

洙曰江淹恨賦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龐鴈少飛於雲霓色又秋口蕭索浮雲无光蔡琰詩徘徊彼方遠陽精陰氣疑

飛

洙曰鮑明遠詩羽檄起邊亭時人入咸陽。師曰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以微君也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師以

傳聞檄

雞封謂之利微

西戎外甥國

宋曰爲尚主也。蒼舒曰右按唐書景龍四年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元

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降回紇爾雅曰妻之父爲外舅郭璞曰謂我舅者謂之甥然則亦呼婿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也唐書贊普遣名悉驪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

何得近天威

宋曰近一作近天子之威也左傳王賜齊

侯朕命无下拜齊侯曰天威不遠頗咫尺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

晉曰鳳林魚海皆地名

候火雲峯峻

宋曰烽候之火更雲多奇峯

懸軍幕井乾

宋曰懸軍謂路險阻懸之使下也郤艾伐蜀懸軍深入幕一作

暮○夢符曰右按周官挈壺氏者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將壺以序聚櫟易曰井收勿幕○趙曰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今公言軍旅飲井者乾而所幕

風連西極動月過

北庭塞故老思飛將

宋曰李廣飛將

何時議築壇

宋曰漢祖築壇拜韓信爲

大將○師曰甫思得大將如信者出焉

唐堯真自聖

趙曰謂肅宗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譖不開甫微言以託諷也

野老復何知

朱曰莊子所謂帝力何有於我哉。趙曰公自謂也。曜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朱曰李令

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世說荀淑使叔明應門慈明行酒。師曰應音因當門戶幸有兒子藏書聞禹穴

朱曰司馬遷年十歲誦古文二十四而南游江淮惟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趙曰言禹穴藏書也。讀記憶仇

池應一作悟。蘇曰許靖過仇池樹下有碑靖駐馬一瞥見無遺人呼兒且低筆詞語清

冰霜書如鸞鳳立。爲報鴛鴦行舊趙曰病言平日。鷓鴣在

一枝見卑棲但一枝注。趙曰莊子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韓曰父之執友皆在鵲行想其子必有以託故云云

龍門

朱曰在洛陽之南遠望雙關對峙如門然鄭曰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十八里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曾鞏曰驛樹言驛道兩畔之樹也。氣色皇居

近朱曰東坡也。曾曰近俗邑也。金銀佛寺開朱曰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爲勝槩洪興祖曰此

佛地有金世界銀世界往還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

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趙曰在龍門閱視征行之人盡此生涯能幾

夔州歌十絕句

一首見陵廟門

中巴之東巴東山

趙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

江水開闢流

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

朱曰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

夔州險過百

牢關

洪曰南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圓關梁於岩渠內函要害以膏腴○蘇曰辛毗曰夔州百牢關兵馬不可越○趙曰瞿塘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濟○宋

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山○師曰說者以子美有上牢下牢修水

關之句謂瞿塘之險倍百於上牢下牢之關此說非也○孟經云百

牢關孔明所建故基在今興元西縣泥口化檢玉觀山下傍臨白

馬河東自梁洋北自武以西入金牛三泉皆峻北河以濟河之西

南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蟠家漢江水流其間與白馬河合綠江

乃入金牛益昌路也雖不其險而爲入川之隘口此瞿

唐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濟固有間矣

白帝夔州各異城

朱曰公孫述自稱白帝故夔有白帝城○蘇曰風俗記曰白帝城據百牢至夔州千

里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

蘇曰武侯曰英雄鼎立割據上

疆誠非天意趙曰言公孫霸王并吞在物情

羣雄競起向前朝趙曰指言已王者無外見今朝宋曰

傳曰天二出苦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弟也東都賦子侯識函谷之可閉不知王者之無外比訝漁

陽結怨恨宋曰漁陽潞山舊鎮趙曰元聽舜日舊蕭韶

趙曰此明皇時太平爲虞舜之日時明皇寵幸祿山每與之宴未嘗不奏霓裳之曲此句含蓄美中有刺如此

赤甲白鹽俱刺天鄭曰刺七迹切宋曰南都賦森尊尊而刺天蘇曰裴棕曰白鹽淨空赤甲刺天

峽浪飈湧爲道無紆聞聞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台蜀都

賦家有塩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西京雜記中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叢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

之丹青樹也蘇曰所季行南複道重樓錦繡懸趙曰言

灤東灤西一萬家宋曰灤奴則切灤有灤水出於山谷之間謂之灤溪人居其左右謂之灤東灤西

江北江南春冬花皆飛鶴子遺瓊蕊趙曰擲王瓘白鶴賦云食靈岳之瓊

藥相趁鳬鷄入漿牙

朱曰其草則將蒲葦又云其法瀾則有積蔕葦蒲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修可曰夔有平田号青苗陂

晴

浴狎鷗分處處

朱曰孫綽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也列子海上有人狎鷗

是雨隨神女下朝朝

是雨隨神女下朝朝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

裏

朱曰曉人謂擗舟人爲長年三老。師曰峽人以擗頭把蒿相水道者曰長年正稍者三老

白晝攤錢

高浪中

田曰梁冀傳能意錢之戲注何承天纂文曰詭憶日射意一日射數即難錢也。趙曰蜀人賭錢之名

憶昔咸陽都市合

趙曰指長安也

山水之圖張實時

蘇曰郭秀才過

巫峽愛十一峯立馬父之嘆曰五皇手貴山水圖疑其妄粧景色今日親見勝彼番十八九矣

巫峽曾經寶

屏見楚宮猶對瑤臺疑

趙曰言昔畫蜀上見楚宮今對瑤臺難由疑是舊所見之畫圖也

閣風玄圃與蓬壺

鄭曰靈元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二曰閼風一日玄圃

中有高堂

天下無

傳曰南都賦崑崙無以侈閭風不能踰趙曰其上海觀皆金玉故曰天下無

借問夔州

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

朱曰一作閭

西南控百蠻

朱曰施點五溪之亦與也

城歌連

粉堞

鄭曰達協切城止垣

岸斷更青山開闢當

朱曰一作多

天險

朱曰

天設之險也言險因開闢而後通爾

防隅一水關

朱曰峽口有鐵鎖斷以鐵鎖亂離聞鼓

角

秋氣動衰顏

趙曰以身逢亂離聞鼓角聲所以感動衰顏也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盡裁割據心

朱曰當公孫述劉備之際屢爲要衝趙曰皆以英雄而割據一隅也

蘆花留客晚楓樹坐

猿深疲系煩親故

鄭曰系乃結切○蘇曰麻細隱居終南山不仕常有親知見細細曰疲系之人何煩

親故住來存問

諸侯數賜金

鄭曰數色角切○朱曰言多得諸侯遺也○蒼舒曰主人中丞頻分明傳○

趙曰公自注云主人栢中丞類分明奉蓋節度古諸侯也因言諸侯所貽之金得稱賜金

黃草

黃草生虎豹賢之故云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

趙曰舊作少人稀惟蔡伯世本作人

行稀是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則蜀中矣言水行之不便塞也秦中驛使

無消息蜀道在戈有是非

鮑曰崔寧之亂郭英又犯寧家室寧逐之是也以大義責之則

寧以徧渾逐大將非也○趙曰望秦中之驛使則無消息聞蜀道之兵戈或是或非未敢必科也蔡伯世曰是時蜀中多故冬日詩

公自注曰傳聞軍官自圍晉逐可見之矣

萬里秋風吹錦水

洙曰成都記濯錦江秦相張儀所作繁橋

東下抗水舊錦里勝基址由在此濯錦即鮮明亡水不得大原公

相鮮望歌之樂恍若天外之意也○趙曰因蜀道之兵誰家別

淚濕羅衣

洙曰古詩被服羅衣裳○蘇曰王伯聞佔詩空聞少婦聽別淚滿羅衣○趙曰言行兵出戌与夫邊難逃

禍者爲有
離別矣

莫愁劍閣終堪據

洙曰張孟陽劍閣銘曰實在德
險亦難持○蘇曰姜維曰劍閣

堪據實蜀
路要之處

聞道松州已被圍

洙曰松州在西山吐蕃之南
○蘇曰梁元帝解松州之圍

○趙曰勿謂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
劍閣之內已有圍之者矣此所以戒守士之臣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

趙曰公在夔而云南楚
則夔在戰國爲楚也

無名江

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

躍馬

洙曰蔡澤曰吾躍馬
食肉四十年亦足矣

不是故離羣

蘇曰公自言適楚
本躡地而已非離

羣也○趙曰言官在身而在諸人之間則必騎馬今也杖藜而獨
往乃放曠所然不是故離羣也○師曰南地與北異冬反暖春由

寒故有春無料峭之語杖藜貧賤也躍馬富貴也子美避地而甘
於貧賤非故意離羣乃不得已也○余曰邵氏聞見錄子美詩不

是故離羣字離字如律當讀平声記檀弓離羣索居釋文離
字讀去声力智反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

南極

南極青山衆

趙曰南極星名老人之南極也。晉天文志南極在井柳之中，正是南方之星。故云於夔州詩可用矣。

西江白谷分古城，踈落木荒戍密寒雲。

蘇曰：景一至此，見踈落木荒戍密寒雲，應作征戍勤。

故國多喬木，空城疑寒雲。蕭蕭落葉，落木疎。

歲月蛇常見。

蘇曰：景一至此，見歲月蛇常見，不覺乃及今失時。

風颭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衣

桁。

朱曰：宣十二年，專子睥睨者，皆哭注。睥睨，城上睥睨也。○睥睨，城上小

城也。登衣桁，指言白帝城上之事，有屯戍故也。

矛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

尹曰：南

客傳謝郁作書戒之曰：召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終不敢呵交，然不無其漸。趙曰：左傳取整弧以登乃，鄭之旗名也。照

夕曛則旗爲日所照，舊作矛弧無義。

愁殺李將軍。

朱曰：李廣蹟爲照人數，與故

臘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至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將軍也？宿廣亭下。○每曰李

廣傳止言霸陵尉呵止廣，而子美使醉尉字蓋出謝郁書云：睥睨城上短牆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四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五

樓閣

古詩四首

律詩三十五首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朱曰太宗子越王貞也顯慶中爲綿

州刺史創此樓顯慶中宗年號

孤城西北起高樓

詩曰古

州刺史創此樓顯慶中宗年號

碧瓦朱甍照城郭

趙曰神仙傳蔡少霞夢人記書新宮銘有云碧瓦鱗差沈

有浮雲齊

樓下長江百丈清

謝玄暉飛

山頭落日半輪

明

朱曰謝靈運遠峯隱半規又日落月照曜也趙曰李太白言月曰我見山半輪秋二公各盡半輪之語矣

君王舊

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

洙曰負暄以背向日也。○晁曰列子揚朱篇宋國有田夫常衣

緇絮其僅以過冬就暄春冬作自曝於日不知有廣厦與室編簾瓜烙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趙曰梁元帝纂要曰

冬曰玄英

義和流德澤

蘇曰紹紹貞謂友人曰荷頤頤愧

倚薄

洙曰曹子建悲風鳴我則義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歲不周倚薄見後注

毛髮具自和

肌膚潛沃若

洙曰沃若暖也如以湯沃然。○趙曰上頤頤見禮記月令謝靈運詩地疾相倚薄猶得靜者便倚薄

附著之謂也

太陽信深仁衰氣歟有託歌傾煩注眼容易

收病脚流離木杪依翩僊山顛鶴

洙曰敬祖連翩御飛鶴謝靈運仰看條上猿。○

趙曰翩僊輕本兒

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

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

洙曰自古喪亂之世聖賢不得其所故蕭

索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

師曰負暄炙背也嗜好也義和日御也顛頤北帝也倚薄

謂陰氣迫人沃若暖兒歌傾謂展轉向日病脚藉暖氣煦之則易收猿鶴喜日和則流離布散翩僊軒奉人生貴隨時之宜不必傷

今不如古昔古來聖賢遭喪亂之世亦皆蕭索
失所豈獨用乎何必憂世而至於心之弱也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長雲白朝日射芳甸

宋曰謝玄暉有
雜英滿芳甸

雨檻卧花叢風牀展書卷釣簾宿鷺起

九藥流鶯轉呼婢取酒壺

蘇白閣微詩壁上挂酒壺客來喚
婢取對酒延范希編朱黃加詳注王

粲見之吟調終日高聲曰今日空囊中得陶夫
子二十顆明珠何患子孫不富貴其貴受如此

續兒誦文選

晚交嚴明府知此數相見

鄭曰數
色角切

晚登灤上堂

故躋灤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

趙曰文選賦向
北風而開襟

繫馬林花動雉堞粉似雲

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堞符
曰右按公羊傳五板而者五堞而

雉百雉而城堞城牆馬面也又選鮑明遠
蕪城曰以板築雉堞之盛并幹烽燧之勤

山田麥無壠春氣

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

困逆節天子渴垂拱

洙曰時喪亂既久民困於賊後天子播遷未獲收復也○趙曰天子皇皇於朝

謨不得垂衣拱手不

必指言播遷舊注非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舊衰老自

成病郎官未爲冗淒其望呂葛

洙曰以世亂思得良臣如呂望諸葛者○趙曰可以

有爲於世而嘆其衰病也謝靈運詩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淒其淒直作陶淵明詩云淒其望諸葛蓋本於此

不復夢

周孔

洙曰如周公孔子不可夢見矣又況得見之乎

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杜豕

洙曰老子所謂其入與骨皆朽矣是也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

趙曰以風塵

昏蔽道路阻隔而不得即去也

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師曰楚地有襄東襄西地高可

以登眺故云頗免崖心擁雉堞矮牆也麥元龍言寒夜與靜猶湧言無風而波逆節拍祿山之亂渴垂拱謂未收復京城所思注東

北甫以東北爲冠所擾不能元憂思也深峽轉脩言困于楚峽不開朝廷消息是以衰老自成病也即信未爲一言不見用故思

得賢俊如呂望諸葛周公孔子之徒出爲國家憂顧奈何斯人骨已朽矣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庶民推星爲士惟月復數楚蜀

數昏亂是以有欲隨
鳥翅奮飛而去也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

洙曰兗州漢之東郡

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

入青徐

洙曰禹貢海岱惟青州又海岱及淮惟徐州○王禹偁曰海岱青徐皆與兗相接

孤嶂秦碑

在

洙曰秦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諸王刻石頌德李斯作文荒城魯殿餘

洙曰王莽末

序云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末史及建章之殿悉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從來多古意臨眺

獨躊躇

師曰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

東樓

萬里流

洙曰一作行

沙道

洙曰流沙地名老子西涉流沙而不返

征西過此門

洙曰晉漢有征西將軍官○趙曰泛言西征之人出此西門耳一本作西征過此門義非

但添新戰骨

宋就數年相持邊疆沙場但添新戰骨爾

不返舊征龜

洙曰一云但添征龜樓角戰骨不返死生龜

凌風迫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趙曰時遣

使與吐蕃和借使張
騫奉使尋河源事

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

宋曰朝莫雲煙變化態度多端也○趙曰

一上

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

宋曰

城公孫述所築後爲劉備屯戍之地改名曰永安○

衰邁久風

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築爲此城

塵言也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

宋曰

子璋之徒未靖也○趙曰乃大曆元年崔旰之叛戰于梓州敗績舊注謂段子璋事乃在前年上元二年非是

賦斂尚

輸秦

宋曰時國用不
兄多賦斂也

不是煩形勝淙慙畏損神

趙曰

陣則此也之形勝而難上所
慙者以畏懼而損我之神耳

白帝空祠廟

宋曰公孫述廟
述自號白帝

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

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

洙曰述始為王莽篡江卒正更

臨時起兵討宗成王莽之亂破之遂有蜀士

後人將酒肉

洙曰

皆祠之

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

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上白帝城

彥輔曰華陽國志先主征吳於夷道還薨於巴東治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中改曰永安先主章

武元年也白帝城遂為重鎮後主建興十五年吳將全琮來攻不剋

城峻隨天壁

趙曰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師曰天壁乃西方室壁之星言城之高與天壁相隨

樓高

更女牆

洙曰壁信之江詩春江下白帝盡解向黃牛錦纜回沙磧蘭橈遊狀州濕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岸社多喬木

山城是迴樓徐淑業登東邪城云管仲起遐望注女牆也○孝祥曰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

江流思夏后

洙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左傳劉子見河洛思禹功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風

至憶襄王

洙曰宋玉風賦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颺然而至者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洙曰左太冲蜀都賦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阻陟降長城魏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擁帝劉宗下輩亦自王後漢公孫述字子陽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述時其地險衆附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衆多歸之遂立爲天子號成家皆蔡邕不遇而從唐李相曰先生之壽促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祿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年乎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寒樓翠屏且晚對

洙曰天台賦博壁立之翠屏注

石屏風如壁○蘇曰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筠床終日笑傲或偃卧看山客至謂客曰此翠屏耳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隱山爲翠屏今人皆傳之嘗見人題詩曰萬古漸漸立翠屏昔年不擬占佳名

白谷會澤游急急能

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蘇曰唐劉洞庭

秋來搖袖欲執酒賤魚肥吾漸放舟傲蕩君山湘川耳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

謝玄暉詩生煙紛紛漠漠連連睥睨侵

詣下研計切○趙曰睥睨城上女牆也侵則侵虛元之裏表言其高也○師曰崔豹古今計女牆城上小牆言在大牆之上如女之於

夫也一名睥睨言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

於牆上睥睨人也

綺一端綺○趙曰所以禦寒

春歸待一金

蘇曰王逸少春歸待子一

金濟貧兒今束縑何用也客皆掀髯逸少自若時懷去年梅柳

意還欲攪邊心

時風物明媚顧同行曰去年梅柳俱有春意

弟妹天涯何日復得相聚惆悵久之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具

宋曰一作翼

旌旆秋獨立縹緲之飛樓

宋曰海賦

神仙縹緲

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

趙曰爲張大之語以見樓之最高也

扶桑西枝封斷石

宋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出於暘谷

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趙曰淮南子云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扶桑在東故望見其向西之枝且與斷石相對隔也

弱水東影隨長流

宋曰禹貢弱水既西又導弱水至於合黎○夢符曰右按淮南子弱水自窮石住窮

石在張掖北其水弱不能勝羽○趙曰蓬萊山下弱水也以弱杖水在東故言東影道書言蓬萊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是也

藜藿世者誰子

蘇曰黃晟曰子非杖藜藿世者也○盧泣血人歸子○趙曰莊子原憲叔藜應門

泣血

迸空迴白頭

陪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

宋曰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

趙曰雲顏而下雨落于空皆有

垂之義荒堦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

不氣心傷豔蘇曰左希登西樓曰豔英靈如過隙

朱曰見身出宴衍願投膠朱曰古詩以來投膠中○趙曰指公

白駒躍注宴衍朱曰古詩以來投膠中○趙曰指公願投膠朱曰古詩以來投膠中○趙曰指公

城上

草蒲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

八駿隨天子洙曰士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數八龍之

穆王神智遠謀使車轍跡周於羣臣從武皇洙曰見杜牧詩

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羣臣從武皇洙曰見杜牧詩

巡注○趙曰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浸尋於遙聞出巡守

早晚遍遐荒趙曰不敢言天子蒙塵姑以巡守微言之○師曰

帝皆出巡守以比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

特云巡守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

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水雪生

趙曰當炎天而樓上生水雪則其高可知

高飛燕雀賀新

成

宋曰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棋浮雲細細

輕

修可曰管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宋拱濕濛濛之飛雨王逸少見之擊節愛美竟曰

杖鉞褰帷

瞻具美

宋曰見杖鉞褰帷開意旨注賈琮爲異州刺史舊典傳車駕驟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投壺散秩有

餘清

宋曰祭尊投壺雅歌

自公多暇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宋曰庾亮鎮武昌佐吏乘月登樓不覺亮至將避之亮曰少佳吾於此興不淺陶侃曰亮非獨風流兼有爲政之術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

趙曰言樓之所臨者高所望者遠矣

二儀清濁

洙曰陽清爲天陰濁爲地

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

幾年唯鎮靜

洙曰推吐回切馮唐傳推轂遣將

趙曰推轂以言衛王奉命爲將曳裾終日

盛文儒

洙曰鄒陽何王之不可曳長裾乎

白頭授簡焉能賦

洙曰雪賦受簡於司馬大

夫漢書登高能賦可爲大夫

媿似相如爲大夫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得風字

絕域長夏晚

趙曰非吾鄉而在遠亦可用絕域矣

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接

北

洙曰謂在大散之北也高祖入漢中令韓信燒絕接道攻破大散

趙曰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張良說漢高祖燒絕接道舊

洙以爲韓信誤矣

鼓角蒲

洙曰一作蒲

天東

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

屢食將

軍第

洙曰第宅也○夢符曰右按前漢霍去病爲驃騎大將軍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

重受之○蘇曰吳平襲乞食於將軍第宅俱蒙魚味

仍騎御史

洙曰見憲府舊乘驄注○唐曰甫以避亂

食章公之宅騎章公之馬叙其恩札之厚

本無丹竈術

洙曰道家燒丹之事○蘇曰郝希神仙以陰陽治養

豈有丹竈術致乘風御氣之道真妄耶。修可曰江文通別賦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儲李道以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鍊金鼎而方堅那免白頭翁朱曰言无丹竈之術以延年也寇盜狂歌外形骸

痛飲中

朱曰以酒自隱尔

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

城黑

趙曰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題

詩蠟炬紅明燭而題詩

此身醒

復醉不擬哭途窮

朱曰阮籍以酒自隱故得免當世之難常出不由徑遇途窮則慟哭而反公自言取

籍之自隱於酒而不做其哭窮途也。趙曰言飲醉則如阮籍而哭窮途則不擬李之

臺上

得涼字

改席臺能迥

趙曰改席則自南樓改於臺上也

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

濕

朱曰然則濕也。趙曰臺高矣如在山谷進風涼老去一在承承之問而不知有暑氣

山谷進風涼老去一

杯足

朱曰不如此生

誰憐屢舞長

朱曰賓之初庭屢舞佳佳

何須把官

燭似惱鬢毛蒼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

鄭曰在岳州

今上岳陽樓

宋曰風土記曰岳陽縣東有大湖中有包山

下有洞穴潛行也中无所不通謂之洞庭北脉。趙曰戰國策吳起對船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

楚東南圻

趙曰吳與楚地相接此實道洞庭闊遠之狀

乾坤日夜浮

趙曰言在乾坤之內

其水日夜浮也語既高妙有力其言洞庭之光大過於此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孔何友友見訪問先生何之叔指溪上孤舟口有此足以養老病復何愁焉。趙曰此言於老病中尚賴有孤舟可以乎之而生至

也。我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朱曰老子戎馬生郊景陽登臺詩遠望涕泗流

趙曰關山北則言在長安一帶也王仲宣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遠望向北風而開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

朱曰後漢徐孺子家在南昌人

時陳蕃為太守以礼請署功曹釋不免之郡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釋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後卒有道。定功曰徐孺子

公自詩接謝宣城

洙曰謝眺字玄暉爲宣城太守時之宣

比也

城出新林浦向板橋有云江路西南永歸

派東北爲天際識

歸舟雲中辨江樹

問從此更南征

洙曰火記甄原傳令尹子蘭怒爲原使上官

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非三閭大夫故何故至此原曰卒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宋玉作招魂辭曰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些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得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

檻峻背幽谷窳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

城擁朝來客

洙曰言滿城擁送侍郎之來

天橫醉後參

洙曰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

樓之高逼於參星

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其能幾諸

孫賢至今

師曰杜使君乃甫宗人故云云

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

符曰石按春秋左氏傳晉文謂舅犯曰所不能與舅氏同心者有姑白水遂沉璧于河。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白河沉言天暗不

現不勞閉戶坐待白河沉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

宋曰紹興高堂宇體層軒終明府

詩涕泣灑衣裳。蘇曰孫康登高軒披襟不煩風扇而自生涼。杜曰春秋緯書高棟深宇。齊王踐從兄詩念別開曾軒。何邪

詩穆若翛然欲下陰山雪
宋曰范彥龍詩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西附陰山其地四時常有冰雪雖六七月雨雪甚盛。趙曰今眼前初見變地之山當初秋而翛然欲雪有

類陰山此不去非無漢署香
宋曰尚書郎漢置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各對欲使氣息

芬芳。趙曰自暇其身滯留也署指書省署也公官為工部

絕
貧外郎其在省也自宜應有含香之制今以為客不去耳

壁過雲開錦繡

宋曰夔峽路有錦繡崑

疎松隔水奏笙簫

宋曰天

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洙曰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按

有此語行觀奏即真也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鳬至卒羅張之但得一雙鳬焉乃認尚書詠覲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前漢百官公卿表尚方主作禁器物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你供御之器物也

父子彈琴邑宰日

洙曰潘正叔謂河陽詩交生化單父子奇位東阿呂氏春秋曰父子賤治單父彈琴

身不下堂而治之

終軍弃繯英妙時

洙曰終軍傳年十八選爲博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

關吏與軍繯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夫西遊不復傳還弃繯而去後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開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繯生也

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可

憐賓客盡傾蓋

洙曰鄒陽傳曰古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又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何處老翁來賦詩

洙曰公自謂也傳鄭十子賦詩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末白頭

峽半雲雨

洙曰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隈朝爲行云暮爲行雨

清簾疎簾看

弈碁

宋曰謝玄暉珍簫清夏室江淹賦夏簾清
方畫不暮魏文帝書彈其碁間設終以博弈

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栖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

宋曰石勒聞
鼓鞀之聲

雙雙新鷺子依

舊已銜泥

宋曰謝玄暉詩風簾入雙鷺古詩田心爲雙飛鷺街泥
巢君堂古師古曰甫言久客一身羈棲今日登樓所

見景物如此
不能无所感

天畔登樓眼隨春

宋曰一
作風

入故園

趙曰指
洛陽也

戰場今始

定移柳更

宋曰一
作豈

能存

趙曰史朝義已滅戰場雖定而故
園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

蜀交遊冷

蘇曰寥岸迂居人問其故曰
飲此交能寒冷故有所適耳

思吳勝事繁

歐曰
晉張

翰守官於洛及秋風起忽思吳尊榮鮑魚之興
遂弃官歸甫既賦蜀欲適吳楚故有思吳之句

長嘯下荆門

定功曰表山松宜都山川記曰南崖有山名
荆門北崖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然

登樓

趙曰此開代宗車駕長安之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日

一作

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宋曰左太冲蜀都賦云夫蜀都者壘雲關以爲門包玉壘

而爲宇玉壘山名也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蜀有銅梁玉壘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

寇盜莫相侵

宋曰時崔旰起兵於西山趙曰吐蕃也言今朝廷如北極終不改移尔吐蕃无相侵也

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宋曰見武侯廟詩注趙曰諸葛作梁甫吟

師曰蜀有銅梁玉壘二山錦江春色來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縱使玉壘古今英雄割據千變萬

態如浮雲終亦歸中原總統也此二句調崔旰反成都不能爲朝廷之害故下文云北極朝廷終不改昔諸葛亮佐先王圖收復功

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无人以爲之助亮未達時常耕于隴上作梁甫吟故甫因崔旰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

題新津北橋樓

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青柳檻前橫

池水觀爲政

朱曰登清而不撓

厨煙覺遠庖

朱曰言觀厨煙知其不親庖厨

曰知其遠庖厨也

西川供客眼

朱曰一作遠

唯有此江郊

蘇曰向光曰唯有此江郊

可喜故掛冠投老率兒童操舟田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

朱曰謝靈運雪賦歲將暮時既昏鮑明遠鶴賦歲曄曄而催暮又窮陰殺氣急景陽

年

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

朱曰顏氏家訓問一夜何

故五更曰更歷也經也

三峽星河影動搖

修可曰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更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

乃知塩味此說詩家秘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也補舊過漁陽慘

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豈有迹耶○余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麗者杜子美此二句後寂

寥無聞

野哭千家聞戰伐

朱曰夫子惡野哭者非其所而哭曰野哭

夷歌幾

數

處起漁樵

朱曰蜀都賦曰陪以白狼夷歌成章

卧龍躍馬終黃土

朱曰卧龍

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有白帝祠此二人蜀之英雄言不免歸於土

人事音書漫

寂寥

宋曰一云人事音塵曰寂寥多主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

宋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而變衰燕歌行草木搖落爲霜○趙曰楚也履其搖落也小小而

已碧色見松林白鳥各相命

夢符曰右按王粲登樓賦鳥相鳴而舉翮登注大戴禮夏小

正之鳴也者相命也

孤雲無自心

宋曰陶淵明詠貧士万旅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層軒俯江

壁

宋曰招庵高堂邃宇檻層軒此

要路亦高深

宋曰選先據要路津

朱紱猶紗

帽新詩近玉琴

趙曰朱紱則朝服而紗帽則隱者之中公官雖省郎而閑曠故云

功名不

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宋曰王粲登樓

顯云壯壯口馬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

宋曰謝玄暉詩既懼懷緣情復叶滄洲趣

不道含

香賤

汴曰尚書郎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謝欲使氣芬芳○田

舌香與含之類辛楚不敢阻燕疑有過賜毒藥歸含碎決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友取其藥驗之無不嗤笑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

於其如鑷白休

鄭曰鑷肥輒切○田曰南史鬱林王年五歲

太公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

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

經過調碧柳

清秋凋碧柳舊誤作調碧柳非是

蕭索倚朱樓再娶何時竟

朱曰謝靈運謂子尚

曰男娶女畢勑斷家事勿復相閑

消中得自由

趙曰相如

豪華看古往

趙曰更信見游春人詩云金穴盛豪華舊誤作豪華非是

服食寄冥搜

汴曰選服食求神仙古賦遠寄冥搜

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

趙曰方欲儘南下故有入海之語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盡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

趙曰言天幕之色其薄如

遠帶玉繩稀

汴曰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注玉繩星名

門鵲晨光起

一作

喜鵲烏宿處飛

師曰謝玄暉詩金衣麗鳩鵲鳩鵲門名也故

送李二十九詩又有橋烏相背發之句過南岳入洞庭詩亦云莫怪啼痕數危橋逐夜免也然子美發潭州詩又云橋燕語留人則不特橋烏而已故燕子來舟中作詩云暫語船牆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鳩鵲又觀殿名

寒江流甚細

有意待人歸

蘇曰蘇絲野花溪草春風未齊應有音待遷人歸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

社稷堪流涕

蘇曰賈誼上疏陳政事可為流涕者三蘇曰陳壽思社稷事使人真堪流涕

安危在

運籌

沐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

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

擊柝可憐子

沐曰魯曾擊柝聞於邾易重門擊柝

無衣何處村

沐曰詩無時衣無褐

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珠曰謝靈運詩云林壑斂暝色鶴賦星翻漢迴曉月特落韓
曰何遜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一鶴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迺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
前曰迺之所以添以水落而沙面出也湍減則石露而其稜自生可謂奇語矣

遠情滂沱朱檻濕

珠曰詩彼
勞也矣

萬慮倚簷楹

珠曰阮休
文詩夕鳥

傍簷飛○前曰簷聲遠之注
也傍倚簷言極有所思矣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

珠曰陸渚詩心遠地自偏○蘇

曰吳宿曰疆南地僻蒸熱有瘴凡事自養慎醉飽

臘近已令春失學從愚子無家

住

珠曰一作任

老身

珠曰傳何

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

一作

何人

趙曰言西閣之意豈令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直江雲飄素練

珠曰一作葉

石壁

斷空青

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惟太白亦云山色倒空青

滄海先迎日銀河倒

列星平生就勝事吁駭始初經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

趙曰言不來宿者蓋疑我尋索故要我

匣琴

虛夜夜

趙曰期之不來遂發彈琴故云虛夜夜

手板自朝朝

夢符曰右按南史庾道敏善相

手板卅說王子猷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別有爽氣○趙曰手板笏也言嚴明府自持手板以入官府於朝朝也

金吼

霜鍾徹花催蠟炬銷

夢符曰右按山海經豐山之鍾霜降自梁劉孝威燭詩浮光燭綺席凝滴汗垂花。趙曰以詩嚴

君至也鍾以曉而霜氣侵之故謂之霜鍾右蠟字作臘耳早見

江檻底雙影謾飄飄

洙曰王喬鳧寫

草閣

草閣臨無地

洙曰頃陀寺碑飛閣遠迤下臨無地

柴扉永不閉

洙曰范彦龍有客致柴扉

陶潛門雖設而常關

魚龍迴夜水

洙曰見木落魚龍夜注竊觀水落魚龍夜自是隴右有魚龍川也延以魚龍非

矣。田曰正謬云此詩乃夔州所作舊注於下云龍豈可言秦之

淵故以秋星月動秋山

趙曰漢武帝故事有星長動搖之事師曰草閣秋興詩乃夔州所作豈

日爲夜也可言秦之魚龍川乎此二詩皆秋時是以

久

洙曰一作夕

露晴

清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

眺望

律詩九首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新添

北池雲水閣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臆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零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閑山思淹留戰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叅軍之作事歡娛到
薄躬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

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爲中散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於東海太守武帝曰古有直

撻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廉頗出將頻

洙曰史記廉頗趙之良將頗爲趙將兵破齊魏

直詞才不

世雄略動如神

洙曰取汲黯之直言廉頗之雄略以美嚴公也

政簡移風速

洙曰

世家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民多歸齊故五月而平

史記

清立意新

余曰呂氏童蒙訓老杜詩云清詩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

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

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

魯直下語未嘗以前人而卒與之合此爲善學

層城臨媚

洙曰一景絕域望餘

春

洙曰晉城高城也絕域遠

旗尾蛟龍會

洙曰借蛟龍爲旂

樓

頭驚雀馴

師曰言公之德及鳥獸也

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

趙曰

句張大城上所望之遠也

帝念深分閫

洙曰馮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

外者將軍制之韋昭曰此軍須遠筭

遠筭

漢武元狩四年初筭

錢李旻曰縉絲也以貫錢出筭二十也

花羅封蛺蝶

蘇曰漢武時西域獻

蛺蝶羅師曰筭縉衰世之法公負花

瑞錦送麒麟

洙曰麒麟

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筭縉者遠矣

瑞錦送麒麟

上絲繡也。○蘇曰：漢武日本國貢麒麟，錦十端，金花眩人眼目。○趙曰：言嚴公之入貢，不忘朝廷也。辭第輸高義。
洙曰：霍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觀圖憶古人。」
傳曰：馬援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由此上益重愛之。
觀圖憶古人。
傳曰：馬援書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焉。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趙曰：言嚴公可與古人爲比。當圖畫之。
征南多興緒，事業間相親。
晉杜預作征南將軍，與諸公自爲譜，以預爲祖。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

洙曰：蜀都賦：「有鹽泉井。」○上立

之曰：遠煙，蓋煮鹽也。

斜景雪峯西。

洙曰：雪山也。○立之曰：斜景落日也。

故國猶兵馬。

洙曰：

公長安人也。

他鄉亦

洙曰：一作正。

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鳥啼。

趙曰：公感亂而與鳥俱啼，其傷至矣。

灤西寒望

水色含羣動

洙曰陶潛詩曰入羣動息

朝光切太虛

趙曰天台賦太虛寥廓

年

侵

余曰一作終

頻悵望

洙曰陸機徵書行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興遠一蕭疎

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

洙曰瀼水名在巴郡縣江水橫通山谷處市人謂之瀼○趙曰先在赤甲方移瀼西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

洙曰一作江遠

結飛樓日出清江

洙曰一作塞

望喧和散旅愁春城見松

雪

洙曰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

始擬進歸舟

洙曰謝玄暉詩天際識歸舟

野望因過常少仙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低戔竹覆青城合

孫曰蜀多以竹爲橋參差不齊

今云野橋齊可度馬

江從灌口來

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昔秦守李冰疏鑿壘障推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村樵徑引管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

鄭曰遠待禮切○趙曰晉陸冲詩層巒起曾陰

遠水

兼天淨孤城隱露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

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洙曰譏小人衆多也○蘇曰陸機曉立汀上獨鶴未至曰獨爾歸晚昏鴉已滿

林矣余疑子美先得後句就而補之○趙曰何遜詩昏鴉接翅歸

野望

金華山北

洙曰一作南

涪水西

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射洪縣也

仲冬風日始

淒淒山連越舊蟠三蜀

鄭曰舊悉委切唐韻郡名十州志漢置越舊郡以隸三蜀○洙曰東

西兩川及梁謂之三蜀○田曰左太冲賦注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

水散巴渝下五溪

洙曰越舊

郡名也當南蠻之要李德裕鎮蜀日置屯以制蠻寇五溪屬交州馬援征五溪蠻見上注○鄭曰巴渝二州十州志太清四年武陵

王於巴陵置楚州隋改爲渝州

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

洪春酒寒仍錄目極傷神誰爲携

洪曰射洪縣名屬梓州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

洪曰按新史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

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蘇曰西山雲積松州蕃界也。鄧禹三年非雪山經五十餘戰戰無不捷。趙曰善本作三城舊本作三年非

時吐蕃入寇故須防戍也

南浦清江萬里橋

洪曰見下居詩注。趙曰公草堂在萬里橋西也。鄭曰

成都第三橋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

洪曰寇亂諸弟離散

獨公一人入蜀

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亭榭

古詩三首

律詩八首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宋曰平邑人寒處士等在坐北海漢中壽縣也齊置北海唐屬青州李北海李邕也。鄭曰李邕之芳所作春秋戰國時並爲屬齊秦屬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乃此地也漢文帝分置濟南景帝改爲濟南郡唐復爲齊州

東藩駐皂蓋

宋曰後漢志中二千石皆皂蓋。趙曰豈爲青州太守京師爲東故稱東藩則上林賦齊列爲

東藩也

北渚凌清河

宋曰一作青荷陸士衡詩永嘆遵北渚。趙曰屈原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漢輿

服志清河則指言齊河濟河謂之清濟故也

海右

宋曰一作內。此亭古。謝逸曰此亭乃李之芳所創居

海之右此亭作

濟南名士多

宋曰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融輔陸士衡詩永嘆遵

北渚張平子南都賦青地亂北渚陸士龍詩北渚无河梁書齊南

伏生。蘇曰吳帝儋南英豪密宅多出名士。尹曰後漢左雄上

言上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國行有佩玉之節勅有宰序之宜。趙曰海在東而州在西則謂之海右宜矣齊南則指齊州名士則

題注所謂邑人

題注所謂邑人。雲山已發興。詩夏雲多奇峯故曰雲山。師

塞與士等也。日選詩青雲却炎暉雲山玉佩仍當歌。蒼舒曰春秋左傳吳申發與胡喜得炎暉之却也。

日選詩青雲却炎暉雲山玉佩仍當歌。蒼舒曰春秋左傳吳申發與胡喜得炎暉之却也。

氏曰佩玉藥方余無所緊之旨酒一盛兮余與揭之父現之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趙曰言既有雲山之清興又有三佩之人歌以侑飲取詩變琇玉佩者也薛列左

脩竹不受暑交流空

湧波

師曰傍有脩竹清陰森爽了無暑蘊真愜所遇落日

將如何

洙曰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貴蘊真誰爲傳江淹詩悠悠

幽真而使言蘊真趨也詩云悠悠蘊真趨下言落日則清其景之幽真而酒筵將散也○師曰蘊真者謂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

未闢而曰已西頗故嘆云云

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鄭曰重淵川切再也○趙曰文選有率以物役此非特言當留之官而各別又見公之不趨貴以爲夸矣彼賤丈夫者其肯囑之未光分玉竿之餘塵而不知耻與公有間哉○師曰貴指言李北海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爲事物所役則一人生天地間勞形體疲精神歡會時少悲別時多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甫所悵惜也

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北海太守李邕作

洙曰本傳云李邕天寶初爲汲郡北海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齊州春秋戰國

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即其地文帝分
置齊南景帝改爲濟南郡宋後周同隋初郡廢煬帝初
置齊州大府復爲齊州或
爲臨淄郡便改爲濟南郡

五宗固神秀

洙曰謝宣遠答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

符曰右按此亭乃李之芳所構詩乃北海太守李邕爲之芳作也
注言李杜同出其誤甚矣。趙曰題下公自注云李之芳出齊州
司馬製此亭今邑言吾宗蓋
體物寫謀長

西征賦摹寫舊

形制開古跡 趙曰舊有此亭而之芳新之杜
豐制造新邑 公前篇所謂海古此亭古也。

師曰人稟神秀之氣能體物景寫其謀謨創造此亭頗
有長人之知自然即其古城而開敞之故云形制開古跡

樂方

鄭曰曾昨校功重也。趙曰謝靈運詩義義曾冰食。師
曰曾冰者諸家多不曉其義殊不知重陰返焦之氣排煩

暑爽情思可以延引歡

太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

銘冊核

高興泊煩促

洙曰張茂先答何
永懷清典常

詩雖以不永懷

今茲知四大

易既有典常

洙曰易卦全私光大品物咸亨老
子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出入見三光

朱曰日月星爲三光亦謂之三辰又前漢郊祀志三光天文也

負郭喜粳

稻

朱曰左太冲詠史詩陳平無產業歸來負郭左太冲蜀都賦梗稻漢謝靈運會吟行處地梗稻○趙曰蘇秦曰便

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

安時歌吉祥

朱曰莊子人間篇吉祥止止○趙曰莊子安

時安順○詩多有出處然公集中歸邑首唱之詩於此豈取其同法門耶○師曰地理志此古城坑太山之麓極爲雄壯只襟帶

水巨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即雲氣也聚此莊然莊者藏聚之義○詩言襟帶之遠也上句有曾冰故下言

高與泊煩促謂陰涼之氣爽人故也○詩言李之芳以常道化民風俗肅清大漢其惠永永不忘含弘者謂古城廣遠无所不包足

見其有四大之制太山高八月月星辰迭爲隱見一出入皆獨高可以望而見之負郭者倚郭也○黍粘曰稻穀者民之司命太守

若民之師則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游覽而已哉今觀負郭梗稻之稔足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

亭對鵲湖

朱曰公自注亭對鵲湖○趙曰李

北海唱之於前而公和之於後

新亭結構罷

朱曰左太冲招隱詩岩穴無結構何平叔景福殿賦結構則脩梁彩制謝玄暉郡內高齋詩結構何

遐遊王延壽靈光殿賦其結構規模應天。趙曰亭對鵲湖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言昏明異候也句如謝惠連行雲呈質

見是

隱見清湖陰

分袂登湖陰注水南曰陰

跡籍臺觀

舊

鄭曰觀古玩切釋名曰觀於上觀望也。趙曰此亭乃園籬所載舊有臺觀之跡。彦輔曰觀丈帝銅雀臺詩朝遊馬臺

觀氣溟海岳深

趙曰言東海太山之氣相與冥接也

圓荷

想自昔

彦輔曰陳祖孫登詠荷詩圓荷承日暉

遺堞感至今

也。鄭曰堞徒

協切城上垣也。趙曰

拍物感賦蓋詩人之興

芳宴此時俱

詩曰嘉樂具矣芳宴在

斯哀絲

作絃

千古心

蘇曰何敬祖聽陰子堅彈琴古人不見哀絲上寫出千古之意心。田曰

補遺云枚叔七發天下之至悲。趙曰言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記云絲聲哀故云哀絲

主稱壽尊客

金壽賓泰萬年酬。彦輔曰史記武安君起爲壽如傳曰上酒爲

壽筵秩宴北

作密

林。朱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趙曰

彦輔曰秩秩肅敬也曹

不阻蓬蓽興

朱曰傳長虞贈何劭詩

埴詩涇迴路兮造北林

禮部門主寶。趙曰：華音畢官韻注云：得兼。作兼得。梁甫吟。

蒨落也。謂亭觀幽遠，故有蓬華之興。梁曰：陸士衡詩：齊僊梁甫吟。諸葛亮躬耕龍臥，好為梁甫吟。盛弘之荊州記：鄒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嘗登此山，作梁甫吟。

趙曰：諸葛亮登山作梁甫吟，蓋在野之一歌也。其詩曰：步出齊城門，遙望陽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如。問是誰家冢，田強古陌。

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觀此則見公之深意矣。○彥輔曰：劉向世參貳，啓

心蓬華之中。樂府有梁甫吟，李善注：蔡邕琴瑟頌曰：梁甫悲吟。○

曰：此詩乃甫和李白此海之詩。然李公之詩，何以得集于杜詩之內？蓋謂李公唱之，甫和之，遂見其本末之由。故先錄李公詩，而以甫

詩繼于後也。新亭乃李之芳所創者。水南曰：陽水北曰陰。陰湖乃

鵲湖也。按地理志：歷下亭居鵲湖之北。故云。隱見清湖陰臺觀舊

謂後齊築作臺觀，猶存之。芳特因其舊迹，歲以新亭氣，便海岳保

謂此城蕙太岳襟帶，滄海岳之氣，恒鬱然。而深窈矣。李之芳踞

鵲湖，種圓荷，修飾雉堞，至今人感思之。此召公聽訟甘棠下後，出

思之而不忘，以為勿剪勿伐，遺堞者，城上矮牆也。哀絳乃琴瑟之

聲，哀怨此時俱謂諸賓客畢集于此，千古心謂歷下之城，發興非

一代觀今感昔哀樂之情，一為之琴瑟而已。主稱壽者，稱李也。言

主人重客故，李觴為壽。北林謂此亭居鵲湖之北，林木森爽，延設

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次序。蓬窻華戶，甫自言貧賤之居，諸葛

亮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之音也。凡人思卿，各為本土之音。

杜府西人也。今客山東寧。无思鄉之情。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故云。不阻蓬華。與得兼梁甫吟。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與爲如之。何猶得兼爲梁甫之吟。不亦善乎。

滕王亭子

彦輔曰：在玉臺觀內。王調露年中任閬中刺史。去一云閬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

朱曰：謝靈運詩：「攀步臨丹梯。」謝玄暉

敬亭山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

春日鸞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朱曰：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雞犬舐其鼎，亦仙去。今天上有雞鳴犬吠。

清江碧石傷心麗。

趙曰：麗，麗矣。

而謂之傷心，則追感滕王之歿空餘景在耳。

嫩蘂濃花滿目班，人到子今歌出。

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鄭曰吹千騎

把霓旌朱曰高唐賦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又云蜺爲旌翠爲蓋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

章梓州水亭朱曰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菱荷吏人橋外少蘇曰尹伯古爲用陽令好飲詔

友人曰可同過橋飲彼處吏人少諸岳詩貪孟避吏人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至朱曰

淮南王劉安高門薊子過鄭曰薊居例切○朱曰家家迎薊子以此僕中王

座上常數百人今公詩句又以尊章梓州之能致異人矣荆州

愛山簡吾醉亦長歌朱曰山簡習此事以比章梓州也○趙

之他上置酒輒醉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每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公言吾醉亦長歌則効童兒之爲歌矣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朱曰市井也江城孤照日山日朱曰

一作春
谷遠含風
羣身將老
關河信不通
趙曰吐蕃猶盛也
猶
殘數行淚
鄭曰行明國切
忍對百花叢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
戶牖憑高發興新
朱曰言臨高多發新興
雲

斷岳連臨大路
朱曰路一作道蓮蓬望忽
天晴
朱曰一作清
宮

柳暗長春
趙曰指言長春宮也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
巢邊野雀羣欺鷺
花

底山蜂遠趁人
更欲題詩滿青竹
晚來幽獨恐傷神

朱曰野雀欺燕山蜂趁人皆感時而作故未有幽獨傷神○趙曰舊注謂感時而作也此實道其事而似譏之爾蓋公以蓋房宅不宜發帝怒而出之

當時無嫌之者

重題鄭氏東亭

朱曰在新安界○鮑曰即駙馬鄭潛曜也

華亭入翠微
朱曰釋名山未及上曰翠微見昭陵詩注○夢符曰右按爾雅釋山未及上曰翠微巖曰未及頂上

在空坡陀之巖名翠微一
說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
秋日亂清輝朱曰江文通詩秋日懸光輝謝靈運山水

含清
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薛曰右按詩河水清且漣漣水成文曰漣○師曰水

衣荇
紫鱗衝岸躍何曰紫鱗魚也蒼隼護巢歸師曰隼以客道故歸護其巢此

甫所以傷
其無家也
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朱曰

一作
微青一柱全應近朱曰劉孝綽詩云經過一柱觀高唐莫再經蘇曰

下峽嘆曰高唐
艷顏莫願再經
今宵南極朱曰一外甘作老人星朱曰前漢天文志狼

星北地直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
候之南郊晉志老人一星在孤南○趙曰公將盡楚而往故云南

極外
也

江亭

坦腹江亭暖

洙曰王羲之東床坦腹

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

欣欣物自私

洙曰陶淵明賦故不放欣以向榮

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洙曰非猶排去也。蘇曰劉公幹曰吾非好吟詠強裁排悶耳。師曰萬

物感陽而各遂其性甫以故林歸未得以至憂悶殆不若夫欣欣之物邪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五